

实名举报半年后,网上发“遗书”被围观

# 一名科级公务员的维权之路

1月12日,朱国瑜将花了大半个通宵写的遗书发到博客,绞尽脑汁的他想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标题——《一个不要命的公务员的遗书》。结果发现,博文总是无法通过审核,他只好重新编辑,把标题改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

于是,这篇署有实名的遗书打着公务员、领导司机、强拆、殴打致死等一系列火辣标签,在网络上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朱国瑜公务员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的科级公务员。

他在遗书中反映“高州市纪委书记司机”凌远国等强拆自家民房、雇请“黑恶势力”把母亲古丽芳殴打致死、事件得不到公正查处,他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决心鱼死网破,以死抵抗。

近日,记者从高州市委办获悉,高州市成立了“关于朱国瑜反映问题协调处理工作组”,有关职能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依规作了处理。

## 母亲之死

朱国瑜的弟妹和家人亦坚称,母亲的死和遭到殴打有关,他们把为古丽芳申冤的希望寄托在朱国瑜身上。在他们看来,名牌大学毕业的朱国瑜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政府工作,见识多,人脉广。

迄今为止,古丽芳的尸体在高州市殡仪馆已经冷冻了大半年。朱国瑜之所以写遗书,主要是因为母亲古丽芳的突然死亡,这是他心里无法打开的死结。

朱国瑜出生在茂名高州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以务农为生,他是家中的长子,还有弟弟和妹妹。朱国瑜幼时头脑聪明,学习勤奋刻苦,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小神童”,即使到现在,曾经的邻居赖婆婆谈及朱国瑜,仍然竖起大拇指,“他是我们这一片学习成绩最好的,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1985年,朱国瑜在高考中勇摘桂冠,以茂名市文科英语类状元的身分考取了外交学院。这是朱家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跳出了“农门”的朱国瑜顿时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

然而,弟弟和妹妹却没有向哥哥看齐,均未能考取大学,只好留在高州谋生计。

根据朱国瑜的描述,父母老实,家里条件不好,经常被人欺负。自从他去北京读大学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朱国瑜的邻居和亲戚一致反映,朱国瑜很有孝心,经常回高州老家看望父母,还经常给邻家的高龄老人零花钱,加上有学历有知识,所以他在家乡拥有不错的口碑。

1991年,朱国瑜在外交学院学习6年后,获得双学位。孝顺的他主动申请回老家近一点的茂名市工作,以便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

尽管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京城和省城工作,但“端上国家铁饭碗”的朱国瑜依然是老人人口中的“出息之人”。

朱国瑜的母亲古丽芳死于去年6月2日。早在去年5月1日,古丽芳向高州市北关派出所报案,称因屋地纠纷问题在建筑工地被打。

次日,北关派出所委托法医对古丽芳的伤情进行鉴定,结果显示为轻微伤。

一向身体健康的古丽芳不舍得花医疗费住院,仅仅在家用药酒擦涂伤口。半个月后,古丽

连日来,一篇名为“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网帖被广泛转载,网帖由于涉及领导司机、强拆、殴打致死、公务员、遗书等一系列火辣的关键词,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

处于舆论漩涡中的维权公务员就是广东省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的朱国瑜。他说,“我只是为母亲申冤,揭露官场黑暗,我不给政府添乱。”

朱国瑜站在自家平房一侧,指着在建的新楼,称自己是弱者。



芳突然发病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母亲的死亡来得太突然,瞬间刺痛了朱国瑜的神经。他一口咬定,因为家人一直不同意高州市某领导司机凌远国低价购买家里平房用于房地产开发,母亲因与施工方发生争执,凌远国便指使黑恶势力将母亲殴打致死。

朱国瑜的弟妹和家人亦坚称,母亲的死和遭到殴打有关,他们把为古丽芳申冤的希望寄托在朱国瑜身上。在他们看来,名牌大学毕业的朱国瑜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政府工作,见识多,人脉广。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曾在去年7月14日对古丽芳的死因进行鉴定——符合因患心脏病引起急性循环功能障碍,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但这一鉴定结果遭到了朱国瑜的强烈质疑,他怀疑凌远国买通了“法医”。所以,他宁愿每天支付殡仪馆100元用于尸体冷冻,也不愿将母亲的尸体火化,称必须找到更加权威的机构来重新鉴定。

北关派出所做出的调查结果也无法让朱国瑜信服。北关派出所根据收集的现场证据和询问笔录等材料最终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凌远国曾经派人殴打古丽芳。

身为公务员的朱国瑜却对官方所做的调查报告高度质疑,认为这是高州方面官官相护、相互串通的结果。他要求高州本地调查人员回避,如此才能保证调查结果公正客观。“我不能让我养我培养我的母亲死不瞑目。”

## 房屋纠纷

朱国瑜认为,(凌远国、黄豪、刘家驹)建房子的股东都是高州市领导,以强欺弱,老实的母亲只有选择用身躯去制止。去年5月1日,古丽芳再次前往工地制止施工,这也是她人生最后一次前往工地。

在朱国瑜看来,母亲的死,祸起凌远国企图低价购买自家平房用于房地产开发,遭拒后凌远国便下黑手。

高州市潘州东路162号,一栋9层新楼在周围的矮片建筑中格外显眼,背靠高州著名的景点洗太庙,这里是当地人公认的市区黄金地段。

建筑工地正在紧张施工,该楼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赶工等待完全竣工。新楼背后的一栋矮小平房,就是朱国瑜老家的房子。据街坊称,当年,朱国瑜就是在这栋平房里学习,最终跃出农门。

高州市委办出具的一份关于处理朱国瑜信访情况的汇报材料显示,潘州东路162号的业主为凌远国,黄豪、刘家驹。其中,凌远国为高州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司机,刘家驹为高州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刘溢飞的父亲,黄豪为高州市建筑设计院停薪留职人员。

凌远国承认,自己伙同他人买地建房,目的就是等房子建成后出售获利。

他回忆道,因为和朱国瑜老家的瓦房毗邻,考虑到建设需要,他先后两三次去茂名约朱国瑜吃饭,协商购买该房屋,出价25万元,而朱国瑜最低要价45万元,双方最终未能达成购买协议。

朱国瑜提供的该房产国土使

用证显示,其瓦房面积共39平方米。

他说,之所以要价45万元,首先是因为自家房子的确位于高州市区黄金地段,土地价格逐日疯涨;同时他也直言不讳“的确是搭他们建房的顺风车抬高价格”。“这不是国家征用而是个人征用,买卖自由当然可以还价。况且他们以个人自建房屋名义进行商品房开发,里面有那么高的利润。”

附近居民透露,该区域的新房房价大约为每平方米3000元。高州房地产市场人士提供的估价显示,同地段土地价格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

朱国瑜家人和凌远国之间的旧屋购买协议未能达成,成为双方矛盾产生的根源。而施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磕磕碰碰,则直接将双方的矛盾激化。

据朱国瑜称,凌远国在谈崩后曾经威胁过他和家人,这也为后来的矛盾升级埋下了种子。

凌远国等人的自建房自2009年底开始施工后,朱国瑜家人多次以对方建房侵犯自己权益为由提出异议。

朱国瑜向记者解释,被侵犯的权益主要是指相邻权、通风和采光权,以及对方拆除了自家瓦房的屋檐。

高州市委办公室的汇报材料显示,房屋买卖未成,当新房施工建至首层铺设模板时,朱国瑜家人以建房多占空地为由提出异议,并于2010年3月份先后两次前往工地干扰施工,有一次被北关派出所制止,警方提醒朱国瑜的母亲古丽芳,如存在土地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凌远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纠纷中的真正

受害者,之所以产生纠纷是因为朱国瑜倚仗在茂名当科长的身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他在给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的一封申诉书中写道,他们受到朱国瑜的要挟勒索,以天价强卖房屋,导致他们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万元。

朱国瑜则认为,(凌远国、黄豪、刘家驹)建房子的股东都是高州市领导,以强欺弱,老实的母亲只有选择用身躯去制止。

去年5月1日,古丽芳再次前往工地制止施工,这也是她人生最后一次前往工地。

## 维权博客

朱国瑜已经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访和反映情况,最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网络,甚至通宵达旦更新博客内容。“我只是为母亲申冤,揭露官场黑暗,我不给政府添乱。”

谈起在网上公开遗书的原因,朱国瑜表示,因为自己手上掌握着高州官场黑幕的重大罪证,之前已经遭到多次恐吓,他害怕自己和家人被人灭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多次,但均石沉大海。于是,他认为“对手太强大”。

朱国瑜坦言,实名举报的半年中,自己承受了来自单位和家庭的多重压力。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的领导多次找其谈话,说虽是家事不方便介入,但还是规劝他“要以大局为重”。

尽管如此,单位领导和同事眼中的朱国瑜口碑尚可——工作勤奋努力,为人谦虚厚道。

朱国瑜的老婆并不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举动,她在外地做一些小生意,对朱国瑜的态度很生硬,现在,朱国瑜因为整天忙于维权,女儿的学习和生活只得托岳父岳母照管。

除此之外,家里的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朱国瑜称自己已经欠下一屁股债。“大半年的维权生涯,生活得人不人鬼不鬼。”

迄今为止,朱国瑜已经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访和反映情况,最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网络。

大半年来,他先后在新浪开了两个博客,取了个ID叫“维权公务员”,发表了100多篇博文。他每晚都要忙到12点才回家,甚至通宵达旦更新博客内容。“我只是为母亲申冤,揭露官场黑暗,我不给政府添乱。亚运期间一直很安静,我也希望近在广州的亚运会能够更加精彩。”

除此之外,朱国瑜还去北京找过大学同学。现在,他那些留在北京的同学很多已经成为科级领导。

然而,同学能给的只有同情和安慰,有同学劝他认命,要他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考虑。“我也明白,这就是现实。”

凌远国称,朱国瑜是读书人,过于聪明,强卖房子不成,就专门抓他们的小辫子,利用遗书,实名举报腐败来吸引眼球,从而达到漫天要价的目的。

每次回高州老家,父亲在和朱国瑜告别时总是老泪纵横,嘱咐儿子小心保护自己。

在父亲眼中,朱国瑜仍然是他的依靠,他坚信,在茂名当官的儿子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他肯定可以帮死去的老伴申冤。

“别说前途了,现在我真的什么都豁出去了。”朱国瑜哽咽着说完,慌忙找纸巾抹掉眼角流下来的泪水。他说自己是个坚强的人,母亲去世以后,这是他第一次落泪。

据《南方日报》